

解读经典

# 以共情模式读唐诗

□郑连根

寒武纪是地质学上的一个名词。在寒武纪之前，地球并未出现动物。待寒武纪开始（大约五亿四千万年前）之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各种生命纷纷诞生和进化。地质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六神磊磊看来，唐诗的发展也经历过一次“大爆发”：唐诗之前，中国诗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沉闷、乏味的。待“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登上诗坛之后，唐代诗人像约好了一样，纷纷现身。唐诗在很短时间内便大放异彩。

六神磊磊的新书《唐诗寒武纪》，以唐诗为切入口，聚焦初唐时期的诗坛人物和诗坛故事，向人们展示了唐诗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逻辑。与此同时，围绕着诗歌和诗人，六神磊磊也给大家讲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了解了这些，我们再读唐诗，味道就不一样了。打个比喻，简简单单地读一首唐诗，然后背诵下来，这样背诵的一首首唐诗，是碎片化的，像一颗颗零散的珠子。而把唐诗的发展脉络、诗人故事、诗歌赏析等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打包学习了之后，原本一颗颗的零散珠子也就穿成了一串，散珠子变成漂亮的手串了。

俗语学习，采用的多是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一个个的知识点就是一颗颗的散珠子，散珠子不但记忆起来枯燥乏味，而且还容易丢失。而高手学习则善于连点成线，由线组面，构面成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六

神磊磊读唐诗，就是把一个唐诗系统“打包”交付给了读者。他让读者透过唐诗，了解了诗人，知晓了唐代诗坛，也感受到了大唐的历史变迁。

六神磊磊带领读者回到唐朝的历史现场，让人们感受大唐王朝的时代变迁；他给大家讲唐代诗人的人生故事，让大家体悟诗人的悲欢离合。在我看来，六神磊磊不是就唐诗讲唐诗，而是借由唐诗，开启人们的共情模式，并由此窥探宏大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诗意的审美。六神磊磊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也说：“所谓诗歌，就是人类中最敏感、最多情的那部分成员，先把所有的悲哀喜乐都经历一遍，把他们千疮百孔的心灵展示给你看。然后当你再经历那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这样的经典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包括普通人的般性阅读和背诵，而且也需要像六神磊磊这样的文化达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诠释。没有广泛的民众参与，经典就会曲高和寡，不接地气；没有高手的深入解读和精心诠释，经典就无法完成创造性转化，不能充分为当代人的精神成长赋能。

我们读经典，既要有回到历史现场的能力，同时还要有把前人的智慧转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的能力。只有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切实地理解古人，同时，也只有把古人的智慧转化成今人的精神营养，我们才能从历史中真正受益，才算完成对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六神磊磊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他不仅善于将唐代大诗人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更善于用今人的视角去创造性地转换唐诗中暗含的智慧，从而让唐诗起到抚慰你我心灵的功效。

《唐诗寒武纪》《唐诗光明顶》《唐诗笑忘书》，这是六神磊磊的“唐诗三部曲”。现在，《唐诗寒武纪》问世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市场反馈，这也让人们对他的另外两部书充满期待。

最近这几年，古典诗词重新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中国诗词大会》成了央视的名牌节目，张炜、马未都、康震、郦波、蒙曼等一批文化名家也纷纷著书，讲解唐诗。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一方面证明中国人在奔波忙碌的生活中仍有一份尊重文化、渴求诗意的顽强努力，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包括唐诗在内的古典诗词在当代获得了精神共振。对此，郦波曾说：“所谓经典，就是可以把它融进血脉里，骨头里，随着人生的成长，就像造血干细胞，可以在漫长的一生中不停地为我们提供滋养。事实上，不论得意还是失意，站在诗人曾经站过的地方，回眸诗人的身影，眼前有景，心中有情，我们的灵魂会瞬间被激活，和历史、自然、社会、文化以及我们这个族群中的所有人达成一种和谐共振。”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今天登临的泰山、黄山，历史上就有无数先贤登临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留下过前辈筚路蓝缕的奋斗足迹；我们头顶的这轮明月，就是张九龄、张若虚、李白、杜甫诗歌中的那轮明月。我们触景生情，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唐诗，并怀念那些写出这些诗歌的古人。当现实的生活场景能不断地引发我们的怀古之思，那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也就打通了，今人与古人也就产生了共情。今人一次又一次地与古人共情，唐诗由此拥有了体温，我们读唐诗的人也由此得到了前贤的文化加持和诗意滋养。

文铮译  
意乔治·帕里西著  
新星出版社  
《随椋鸟飞行：复杂系统的奇境》

## 随椋鸟飞行

# 科学是首简洁的诗

□乐倚萍

即使很多人说，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最能体现科学语言的简洁优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大众要理解科学领域新发现、新理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教会孩子勾股定理，讲个孟德尔种豌豆的故事或者牛顿的灵感苹果似非难事，理解微积分、讲透基因编辑、弄懂量子理论就得费点精力了。可能正因为难懂，如意大利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所言，“科学的声望和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正在迅速下降”。人们转而寻求占星术、顺势疗法。帕里西说，科学家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让大众了解真正的科学——不只因其实用价值，也因它作为一种文化的魅力亲近它——是重要的。

《随椋鸟飞行：复杂系统的奇境》一书就是一扇管窥科学的小窗，书中收录了帕里西科学主题的发言和随笔，以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了作者从事科学的经历和感想。开篇《与椋鸟齐飞》涉及的就是一个复杂而现实的问题：鸟群在空中变换队形、越过障碍，不会相撞也不会散开，仿若有个指挥，个体的行动究竟是如何汇聚成集体行为的？帕里西的实验我们一般读者也看得懂，他的团队架起了相机，同时从三个角度拍摄椋鸟的飞行照片，再重建起三维图像。在几百张照片上同时分析数千只鸟，分析群体飞行特点：鸟阵边缘的密度比中间高，可能是为了抵御游隼的攻击；每只鸟与前后同伴的距离比它与两侧同伴距离远，就像高速公路上并排飞驰的汽车一样，拉开与前车的车距；由于每只鸟都密切留意跟它最近的那只鸟而非远处的鸟，邻居的动作就是调节的信号，譬如转弯时，一侧的小群鸟先行转弯，它们的邻居紧跟着效仿。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有人不认可物理学家跨界研究动物，但作者说，用定量技术进行统计学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对于大量超比例增长的数据和解决复杂的无序问题，需要探索新的可能性，不应该对方法设限。

科学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包容性。事实上，用一个领域的结论在另一个领域进行预测，也是常见的灵感来源。帕里西透露了科学家的思考方法。面对常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如何寻找突破口？在做好准备和酝酿之后，不妨将问题放一边，意外的契机可能出现在无闲聊、偶遇或梦境中。有时候，如此得来的灵感可能在论证之后行不通，那就从头再来。科学中的隐喻不只帮助科学家联想和发展理论，也让大众从公式中解脱出来，试着理解科学之美。用肺部、树权、花椰菜理解分型网络，用麦浪和海浪理解波，甚至还能用同一数学模型来研究不同现象——如磁性系统在低温下的行为（作者研究的自旋玻璃）、大脑功能、动物大型种群的行为和经济学，跨学科的迁移拓展应用前景，超出了作为发端的隐喻本身。

而隐喻无处不在，在意识到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可能去发掘和感受科学之美。帕里西说，不懂中文的人可能无法领略古诗中的画意，然而翻译的诗歌依然有美感。同样，不懂数学的人也不应被剥夺欣赏科学的资格。傲慢的科学家是糟糕的翻译，晦涩的理论阻人探索的兴致；而亲和的科学家提炼出简洁的诗，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感受力的人都能乐在其中，有所收获，这是身处科技时代的一幅更美好的图景。

闲读随笔

# 远方与家园

□吕叶

作家安宁在“乡村四部曲”第四部散文集《寂静人间》中，所构筑出的寂静人间，具有超脱个人经验之上的普遍存在性。文学之真，在于表现与认识的统一，即表现情感之真理。《寂静人间》在家园与远方的冲突中构筑出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双向矛盾，这种情感属于我们每个人。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生活中的情感，当其忧喜，若不自胜。忧喜既过，便不复在想象中留一种余波返照。而艺术中的情感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做意象来观照玩索。”安宁便是这种以静观的情感体验视角将她的寂静人间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体验、玩

索着她曾经的回忆，而读者则是作者体验之下的再体验。所以远与近、冰与火、梦幻与真切常常交织在作者的行文中，那是作者遥远的儿时回忆。当读者再度体验时，那些回忆已经成了碎片被压在一面毛玻璃下，永远看不真切，永远无法触摸。但更多的时候，当它们涌来，又是那样真切：能清晰地看到每一片叶子的纹理，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能抓住一缕正在吹过的风。仿佛那些记忆和现在就是隔着一片毛玻璃而已，仅仅是一厘米的距离。

安宁以一种百川汇海的叙述方式，将她的家园慢慢道来，这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式。《寂静

人间》的每一个章节，都只向读者呈现了家园的一角。风、雨、雪、月、飞鸟、河流……那些景物和故事孤立在时间和空间中，每个角落的风景都可以在一刹那间静止下来，成为永恒；但当读者看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景，将它们拼接在一起时，它们就开始涌动，变得鲜活，讲述那些生死枯荣的故事，然后故事汇成一条大河奔腾而过。安宁善于以猫头鹰般的眼光，去捕捉那些暗处的人和事。盲眼的柴山娘、痴呆的连根娘、自杀的媳妇阿秀、病逝的少女阿桑、为给哥哥娶亲而嫁给傻子的燕麦……那些人就像影子的影子，在暗中出生，在暗中喘息，在暗中死去、暗吞噬了一切，没有人会看到他们。大家歌颂与喜爱的是婴孩响亮的啼哭，是划破黑暗的晨曦，是秋收的麦香，那是光明的人间；而劳苦、沉默、疾病、死亡也是世界的一隅，是暗中的世界，是寂静的人间。他们本应是冰冷和痛苦的，但是在作者笔下，这寂静的人间又是柔软的，是奇幻的。作者以孩童的心灵，去触碰一个个暗中的故事。于是那些不幸的人身上仿佛都撒上了月光里的清辉，冰凉又朦胧。虽然忧愁，却不悲苦，这种感觉正契合我国古代诗论中“哀而不伤”的审美追求。

远方与家园是《寂静人间》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重叠交错，冲撞缠绕。作者爱这个生她养她、伴她成长的家园，所以家园中的一草一木她都记得，乃至风雨云雪，飞鸟河流，都是寂静人间所独有的。在作者笔下，它们极尽详细地表现着自己的特征：风吹过村庄的形态，云如何聚拢又如何散开，布谷鸟的叫声，泥土的气味和坟墓的来历。作者的这

些记忆就像空中扑棱扑棱飞过的一群鸟，在那一瞬纷乱中，只有将它们伸手捉住，放进笼中，这些记忆才能留住。但是留住的记忆，又是灵魂的桎梏；笼中的鸟，无时无刻不想逃脱，飞去远方。所以寂静人间里的一切，都不会永远属于那里。它们或许来自远方，或许随时随地准备奔向远方，就算在暗夜中死去，也会像一片落叶、一朵蒲公英般被风吹去远方。作者试图紧紧地抓住一切与远方有关的事物。她追寻风，追寻来自未知领域的布谷鸟，追寻被沙河冲走的鞋，甚至羡慕和男人私奔的女人。在作者所构筑的寂静人间中，远方就像灯光下人长长的影子，紧紧地黏住脚跟。人向它奔去，却永远也无法捉住它；转身回头，它又顺着脚跟爬上来，蛇一样缠绕在身上。远方是寂静人间里希望的唯一源头，但同时也是痛苦的源头，所以作者最终找到的布谷鸟，却被弟弟的弹弓射死，而沙河也常常断流。在这种希望与痛苦的明灭交织中，作者爱着她的寂静人间。爱它，并不是爱它午夜甜蜜温软的美梦，而是爱它真实的眼泪，爱它的苍白与寂静。

最后一章《家园》或许就是终篇的答案。远方的迷人仅仅来自于远，就像站在作者的孟村看沙河，仿佛它从遥远的天际而来，滔滔滚滚流向神秘的未知世界。实际上就沙河而言，它只是流经了孟村、王村、张村和李村。这些村子像天上的这颗星星和那颗星星，是彼此的远方，却没有丝毫不同，所以当作者成年之后再次抵达“家园”的时候，曾经的牢笼，也成了远方。这样正好走了一个圆圈，也是圆满，而这就是寂静人间的意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